



—
我
们

1 林森不觉着自己 是配角

最早的时候，林森对“我们”这个词没什么感悟。因为“我们”太平常了，平常得就像路边的一棵树，一片叶子，隐身落在树枝间的一只鸟儿。

当然了，像飞一样掠过时间的男孩子，谁会留意“我们”这个词语的深意呢？当他理解“我们”和世界上很多的事物时，已经又过了很多年。

林森的爸爸是歌词作家。

歌词作家林子笑叫儿子林森时很特别，在儿子林森名字前面不忘加上定语：浑蛋林森！

林森四岁时突发奇想，划燃一根火柴，把书案上的一叠纸点着玩了。那叠纸烧得很彻底，是林子笑的三百首歌词。林子笑一边用手掌抽林森的屁股，一边喊：“你烧了什么你知道吗？你这浑蛋啊！”

林森长大了时，林子笑经常把儿子的罪状搬出来，教育儿子。

林森回答得绝：“我如果烧了唐诗三百首，我是罪人；烧了你的歌词，你打了我，教育了这么多年，你已经赚了，爸！”

林子笑骂：“浑蛋！”

林子笑这么叫儿子时，一点也不想幽默，就像疯狂的档次很低的足球队员，临门一脚怒射——砰，打飞机了，哪里还想到艺术味十足的高质量的香蕉球？

“浑蛋林森，帮你妈妈洗洗碗，你妈妈腰都累断了。”

“浑蛋林森，也该去街上买一回青菜了！”

“浑蛋林森，从卫生间里滚出来，你占用的时间够长了。”

“浑蛋林森，你该在阳台上晒晒太阳了，你的脸像菜窖里的土豆了，灰土土的，觉得生活不幸福吗？”

林森站在父亲面前，用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缺少激情的平淡口气问：“爸，你觉得我幸福吗？”

林子笑心里好生奇怪：“那你究竟哪里不幸福？”

林森：“你究竟觉得我哪里幸福？”

林子笑：“真不幸福？”

林森：“幸福叫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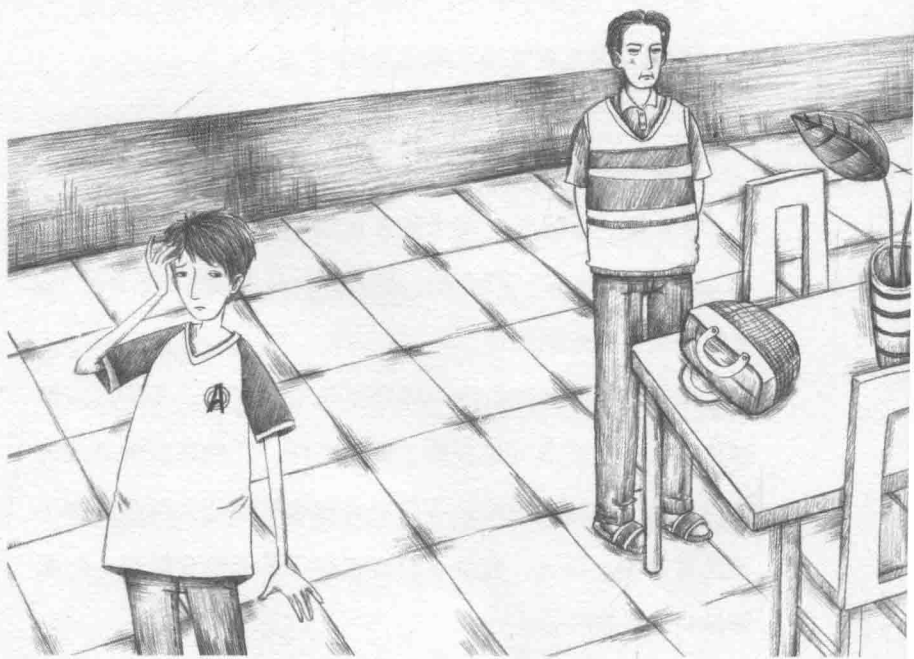
林子笑一指阳台：“晒太阳去！”

林森自问自答：“晒太阳？晒太阳就是幸福？”他背着手，英雄就义一般走向阳台。

林子笑的目光就像枪一样顶在儿子的背上。儿子的双臂细长柔软，难度很大地在背上缠出花样，让他想到懒洋洋的蚯蚓。林子笑痛恨蚯蚓，不仅它长相难看，让人联想到缩小了尺寸的蛇，而且，它生存的方式和行为极缺少激情，一副没骨头的奸商嘴脸。

阳台上阳光充足，还有徐徐的微风。一把俄罗斯生产的软帆布躺椅斜放在阳光下。林森在躺下之前，先用脚把躺椅朝阳光占据不到的地方踹了一下，然后软软地躺在上面。他的脸正好处在一片阴影下。他闭上眼睛。整个看上去，是自由市场上低价出售的毫无光彩的白条瘦肉鸡。

此时，林子笑觉得有位名人站在他面前嘲笑他，说着那句千百万人都听见过的名言：一个人一生的杰作，莫过于他的儿子。难道浑蛋林森就是他林子笑一生的杰作？艺术家可以呕心沥血，为一件艺术品奋斗奔忙一生，浑蛋林森值得我林子笑忙活一生吗？



林子笑那时不知道，他这叫自己气自己。他用拳头砸了一下自己的头，对着阳光喊：“浑蛋林森！”

林森对爸爸的高调门不为所动，他不忙着睁开眼：“干什么？”

林子笑简直成了一个头昏脑涨找不到一点感觉的足球前锋，急着表现自己，临门一脚，竟踢空了球，闪了脚。他无奈地冲阳台说：“没了。”

林森却认真起来：“没了？没了喊我干什么？”

林子笑有了毁灭自己的心情：“我想扇自己耳光。”

这时，林森却兴奋地坐起身，瞪了眼睛，似乎猜透了爸爸想的是什么。他说：“爸，打自己耳光，叫我干什么？我不拦着你。”

林子笑在想象，两手抓住浑蛋儿子的细脖子，把他提起来，从七楼阳台上扔下去。扔在半空中的儿子肯定还以为在做梦，美滋滋地说：“飞翔中的感觉好极了。”他们这代人的好感觉从哪里买来的？从超级市场吗？多少钱一斤？我全包了！

林森突然叫起来：“妈，你快来！”

妈妈刘莹从厨房里跑出来，带出一股炒菜味：“怎么啦？只要你们父子俩单独待一会儿，准出事。”

林森说：“你看我爸那双眼睛，那可不是和平时期的目光。”

刘莹站在父子间，用目光把父子俩的脸穿了几个来回，

说了一句：“你们有病。”

这是星期天的上午十点多钟。中午吃完饭之后，林子笑午休，但他睡不着，他听见儿子林森在自己屋里打游戏机。游戏机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声音，像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噪音，让他很不安。他想去干涉，但犹豫了。

前段时间，父子俩矛盾的焦点在儿子拼命争取星期天的自由权上。林森的自由口号很简单：星期天的时间属于我自己。

林子笑说：“现在给你的自由还少吗？”

林森说：“我不跟你争辩！”

林子笑说：“你可以争辩。”

林森说：“如果我再争辩，我连现在的自由都会受到影响。”

林子笑说：“我对你已经很民主了。”

林森装出一副笑模样：“爸，你别标榜你赠给我的民主了。我有个提议。”

“什么提议？说！”

“咱们家选举称职的爸爸，三个人，两个人举手算超过半数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选举爸爸？称职的爸爸？林森他妈，你出来，我还不信这个邪，出来，别磨蹭，选举称职爸爸。”

林森乐了：“爸，你可要对结果有心理准备，要挺住。”

林森的妈妈刘莹出来了：“我参加这个游戏。”

林森说：“妈，我纠正你，这不是游戏，很多看似玩笑的东西，其实都很严肃。”

林子笑说：“开始吧。”

林子笑说完，就自己举了手。

刘莹把脸别过去：“我弃权。”

林子笑说：“别照顾儿子脸面，甬弃权。”

林森说：“妈，举不举手是你的权利。”

刘莹说：“我享用我的权利。”她把双手背在身后，盯着林子笑。

林森也背起双手。

林子笑说：“哟嗬，家庭很复杂嘛！”然后，拼命向刘莹眨眼睛。

林森说：“你再眨眼也没用，现在反腐败，贿赂是有罪的。”

林子笑见情况不利，就放下自己的手，不再眨眼，而是一眨不眨，开始瞪眼了。

林森说：“通过选举，爸，你对自己有正确认识了吧？”

林子笑说：“住嘴！”

林森马上提高嗓门说：“妈，有人不让我说话。”

林森屋子里的游戏机声音很热烈，似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坦克大战。林森确实呆坐在游戏机前，设计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举世瞩目的坦克变成废铁的悲壮场面。

林子笑对妻子刘莹说：“你想想咱的浑蛋林森，仔细琢

磨琢磨，别带偏见，客观地评价一下儿子，长个大头，细脖子，四肢像四根豆芽，眼睛怕阳光，吃饭时像个病号，这个吃下去没味道，那个吃在嘴里塞牙，还要发明一种长效饥渴针剂，一针打下去，一年不用吃饭，一年不用喝水。按林森的浑蛋逻辑推理，这一神针下去，不吃不喝，也不用刷牙了，也不拉不尿了，连卫生纸也省了。浑蛋东西有一天还问我，这长效饥渴针剂如果成功了，到哪里申请国家专利。我说，你个浑蛋东西应该去联合国申请你的浑蛋专利，因为世界从那天开始不用再种粮食了，你改变了世界自然的生态格局，所以，你必须去联合国确认你的伟大贡献。你儿子竟没听出我话里的挖苦嘲讽，还认真地跟我说：‘爸，我必须先给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写封信，要求他把我安排在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研究这项发明，不能有人打扰我！’我对浑蛋说：‘我听出来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打搅了你的事业，因为我的存在，你的伟大发明要拖延了，要往后推迟了，我就要成为千古罪人了！’浑蛋跟我说，这是事实。”

刘莹望着林子笑嘴角的沫子，觉着很紧张，因为林子笑一激动，嘴角就有白沫子。

刘莹说：“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的林森很聪明。”

林子笑说：“是浑蛋林森。”

刘莹笑着说：“对，是浑蛋林森很聪明。”

林子笑说：“你是不是认为，人类未来的孩子，都是大脑袋小细脖，身体上长出四根无用的嫩豆芽，天天吵着要发明一种长效饥渴针剂？”

刘莹：“你别抬杠！”

林子笑：“我抬杠了吗？”

刘莹：“你对儿子有偏见。”

林子笑：“我对儿子有偏见了吗？”

刘莹：“你希望儿子像你一样生活。”

林子笑：“具体点说。我有点听不懂了。”

刘莹：“你希望儿子跟你一模一样地生活。连投在地上的影子都一样。”

林子笑：“我这样要求浑蛋儿子啦？”

刘莹：“难道你没有要求儿子吗？”

这时，林森房间里传出“砰”的一声。

林子笑和刘莹愣了一下，决定彻底放弃星期天闲适的午休，走到儿子房间门口。林森赤膊坐在地板上，目光呆呆地盯着游戏机画面，满足地回头望着父母，说：“我把全世界的坦克都摧毁了。但是，游戏机软盘让我烧坏了。”

林子笑嗅嗅鼻子，觉得房间里除了汗味，还弥漫着一股异味。林子笑问：“什么味？”

刘莹也闻到了异味：“什么味？”

林森说：“我这屋里还能有狼味？”

林子笑说：“比狼的骚味还难闻。卫生间下水道堵塞了？”

林子笑跑到卫生间查巡了一遍，各种设施安然无事。林子笑重新返回儿子房间，发现浑蛋林森在大白天把痰盂当尿盆摆在角落里，难闻的气味正从里面散发出来。

林子笑火了：“你大白天不去卫生间解手，怎么尿在自己屋里？”

刘莹也说：“林森，你是有些过分了。”

林森仍旧一脸沉迷模样。他说：“若想毁灭全世界的坦克，根本没时间去卫生间，我撒泡尿的工夫，坦克就像蚂蚁一样冲过来了。”

林子笑喊：“够了，浑蛋，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！”

刘莹望着丈夫，不知丈夫要做怎样的一件事。

林森竟异想天开：“爸，你也想玩玩游戏机？”

林子笑恶狠狠地说：“我想让你把自己的尿喝下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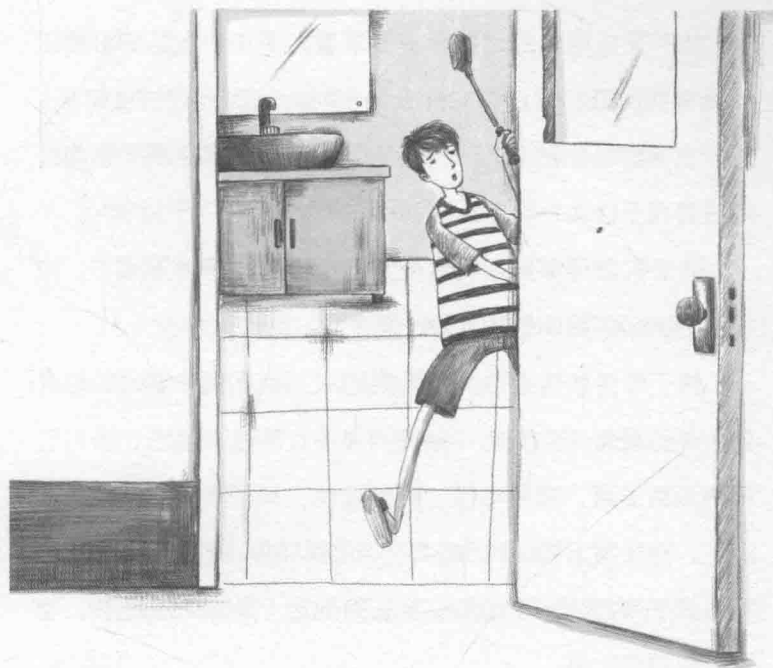
刘莹说：“子笑，你也有些过分了。”

刘莹见丈夫的双臂索索发抖，预感到家庭中的世界级大战不可避免地即将爆发。她清楚这一切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是儿子林森，早就阴谋打响这场战争的却是林子笑。

刘莹说：“林森，你快把痰盂端到卫生间涮干净，用清洁剂仔细涮涮。”

林子笑咬牙切齿地纠正：“是浑蛋林森！”

刘莹提高嗓门：“浑蛋林森快把尿盆倒掉涮干净！”



林森被迫端着痰盂去卫生间，觉得父母已经把自己的星期天搞得一塌糊涂，所以他不能任爸妈一味地胡作非为。他在卫生间一边冲洗痰盂，一边大声说：“我不叫日本名字浑蛋林森，还是干脆叫我中国名字浑蛋好了。”

林子笑愣了片刻，突然爆发了：“浑蛋！”

刘莹也生气了，愤怒地纠正丈夫：“不，浑蛋后面还有两个字，林森！”

林森一身水，站在屋子中央，严肃地说：“我十四岁了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该叫什么名字？”

林子笑被错觉的烟雾深深笼罩着。现在，当儿子一脸正气地责问父母，自己该叫什么名字时，我为什么结巴起来？为什么不能马上回答儿子？妻子刘莹睁着一双空洞无物的眼睛望着我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回答儿子？

林子笑觉得事情闹到这一步，自己应该冷静下来了，应该针对父子关系问题认真想一想了。

林子笑突然伪装地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笑到一半时，浑身的血液仿佛百川归大海一般涌到嗓子，冲击着嘴巴，使自己笑得激情澎湃，真假难辨。也就是说，林子笑被自己的笑感动了。他张嘴大笑时，想起二十年前看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，看到杨子荣打入土匪内部，凭智慧战胜土匪八大金刚后，也曾如此仰天大笑。

现在，林子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，但生活的这场戏没结束。儿子林森在等待他回答问题。

林子笑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把‘浑蛋’两字从‘林森’前面删掉。”

刘莹吐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没想到，林子笑会为儿子的名字正名。”

林森说：“不对，妈，我在为自己正名。”

林子笑回到自己房间，感到这个星期天的中午令他筋疲力尽。他倒在床上，把自己伸展成一个“大”字，还没喘几口气，儿子林森已站在房间门口，不依不饶地说：“爸，有句

话想跟你说。”

林子笑仍在床上摆成一个“大”字：“很重要吗？”

林森说：“说重要就重要，说不重要也就不重要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你刚才笑得有点假。”

林子笑翻身坐起，身子缩成了逗号。儿子林森说完那句尖刻的话，就从房间门口消失了。

林子笑歪头待了片刻，不知所措。刘莹在一旁送上一句话：“今天感觉很糟吧！”

林子笑点头：“从没有这么糟过，糟透了。”

电话铃响起来，林子笑抓起话筒说：“我是林子笑，有话请讲。”

电话里说：“是林叔叔吧？我找林森，麻烦你叫他接电话。”

林子笑像不认识电话一样，愣了一会儿，不情愿地喊：“混蛋林森接电话！”

林森那边没动静。

林子笑忙改口：“林森接电话！”

林森这才走过来，抓起话筒，报上姓名。林子笑站到一边斜眼观察儿子。林森像部长一样只说一个字“嗯，嗯，嗯”，末了，加上一句：“今后再打电话，不要在中午时打，影响休息。”

林子笑心里暗骂，瞧这副德行，真以为自己是部长啊。

林森放下电话，并没有马上离开父亲房间，而是低头想了一下，说：“爸，为今后大家都方便，请在我房间接上电话分机。”

“什么？给你房间安电话分机？”

“爸，这要求过分吗？”

“你，你真以为自己是部长啊？！”林子笑克制了半天，还是把这句话冒了出来。

林森留下一句话：“爸，你看着办吧。我在跟你商量。”

林子笑感到房间太闷，拼命摇扇子。刘莹说：“你别在屋里转圈了，再转圈也找不到好感觉。”

2 林森的嘴

大概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，林森的爸爸，歌词作家林子笑没写出一首歌词。在某些不重要的公众场合里，有人介绍他是歌词作家，他曾自我解嘲似的说：“两年前は歌词作家。”人家诧异地问：“现在呢？现在改行了吗？不写歌词了吗？”林子笑不知道怎样回答人家了。

闲下来，林子笑问自己，这两年，自己正处在创作的黄金年龄期，自己在忙些什么？一家著名鞋厂用重金请他为鞋厂写歌词，再请人谱曲，定为厂歌，让鞋厂的人们世代代唱下去。林子笑被鞋厂的小汽车拉到城里最够档次的酒店，蛇胆酒也喝了，甲鱼肉也吃了，飞龙也尝了，少见的林蛙也下肚了。歌词呢？歌词在哪里？那个叫歌词的东西被鸡鸭鱼肉统统赶跑了吗？

在林子笑必须交出歌词的日子里，他好歹写了一首歌词。那是一首不能使用的歌词。因为鞋厂领导和谱曲的音乐家都找不到感觉，似乎面对的不是一首激情荡漾的歌曲，而是面对一堵长年失修陈旧腐朽的鞋厂围墙。

林子笑的创作情况坏透了。但他的身体却朝着不能令人欣赏的方向奔跑。他的脸圆了，肚子凸出来，过去的毛料西

装不能再穿。刘莹每次收拾衣服箱子，对这些早已成为历史文物的服装都摇头叹息。

最大的变化，莫过于儿子林森在一顿晚饭时的惊奇发现。那天全家三口人正认真地消灭餐桌上的一只肥鸡。

林森只啃鸡翅膀，对鸡的其他部位不感兴趣。如果吃完鸡翅膀，胃里还有欲望，林森就选择鸡脖子细嚼慢咽。

鸡脖子上的骨头细小密集，食用者急不得。这正合林森的口味。吃鸡脖子时，林森有足够的时间观察父母，耳听父母的闲谈。

其实，任何一家的谈话，多是在餐桌上进行的。孩子总是偶尔插入一两句，得到父母同样的呵斥：“大人说话时，孩子别插嘴。”但林森是以一种少见的语出惊人的姿态跻身到家庭舞台上的。

林森说：“爸，你快进入不惑之年了，怎么突然长出酒窝了？你过去可一直没长那东西的。”

刘莹放下筷子，用一只油手扳动丈夫的脸：“哪里有酒窝？十多年了，我怎么没发现？”

刘莹在林子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时，有些夸张地叫了一声：“呀！真有酒窝了！”

林子笑让刘莹取过一面小镜子，照了照，也就发现了那个迟到的酒窝。

刘莹说：“这是否说明，你林子笑后福齐天呢？”

林子笑嘿嘿笑起来。

林森说：“你们好像认为那酒窝是什么好东西吧？”

刘莹盯着儿子：“它不是好东西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林子笑也问：“你说爸爸脸上的酒窝是什么东西？”

林森苦笑着说：“这说明过去清瘦精干的爸爸已经肥胖臃肿了；这说明爸爸的激情变成脂肪堆积在皮下；这说明爸爸马上面临着高血压‘血稠’动脉硬化等老年综合征。爸，你可不愿意提前进入老年行列里吧？”

林森这一通劈头盖脸的论述，让林子笑和刘莹上哪里去抓挠幸福感呢？

林子笑被儿子教育一番之后，陷入复杂的情感中。儿子如此郑重其事地发表演说，陈述观点看法，这表明他已有了思想，不能再列入另册。林子笑强烈地感觉到，他今后再不能胡乱地扣一顶帽子给儿子。儿子会为不合适的帽子给予父亲强有力的反击。

所以，林子笑以不常见的柔和腔调问：“林森，你最近看了不少闲杂书吧？”

林森仍在嚼一块鸡脖子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林子笑说：“我觉得你刚才的那套有关老年综合征的看法，不是中学课本上的。”

林森用青年人没有的阴谋家的表情说：“爸，你想知道我看过什么闲书吧？在什么时候看的？”